

繪明史通俗演義圖

第八冊

圖明史通俗演義卷八

第七十一回 王總督招納降番

馮中官訴逐首輔

卻說穆宗即位以後。用徐階言。力除宿弊。及徐階去位。高拱張居正入掌朝政。拱與徐階不協。專務脩怨。遺詔起用諸官。一切報罷。引用門生韓揖等。並居言路。任情搏擊。尚寶卿劉奮庸。給事中曹大野等。上疏劾拱。均遭貶謫。就是大學士陳以勤。與張居正同時入閣。見前亦為拱所傾軋。引疾歸去。資格最老的李春芳。素尚端靜。自經徐階薦入後。見六十九回當時與嚴訥同兼武英殿大學士。訥在位僅半年而罷。春芳於隆慶初任職。如故。委蛇朝端。無所可否。因此尚得在位。先是嘉靖季年。諭德趙貞吉。由謫籍召入京師。貞吉被謫見六十二回曾權為戶部侍郎。旋復罷歸。至穆宗踐阼。又起任禮部侍郎。尋升授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貞吉年逾六十。性情剛直。猶是當年。穆宗頗加優禮。怎奈與高拱兩不相下。彼此各張一幟。拱嘗考察科道。將貞吉的老朋友斥去二三十人。還是恨恨不已。歸罪高拱。持論公允。陰嗾門生給事中韓揖。奏劾貞吉庸橫。貞吉上疏辨論。自認為庸。獨斥高拱為橫。願仍放歸田里。有旨允貞吉歸休。拱仍任職如故。氣焰益張。春芳不能與爭。依然俸食。只有時或出數言。從容挽救。後來復為高拱所忌。唆使言官彈劾。春芳知難久任。一再乞休。至隆慶五年。也致仕歸去了。惟邊陲一帶。任用諸將。頗稱得人。授戚繼光為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

練兵事宜。繼光建敵臺千二百座。臺高五尺。睥睨四達。虛中為三層。每臺駐百人。甲仗糗糧。一律齊備。險要處一里兩三臺。此外或一里一臺。二里一臺。延長二千里。星羅棋置。互為聲援。又枹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時結作方陣。中處馬步各軍。又製拒馬器。防遏寇騎。每遇寇至。火器先發。寇稍近。用步軍持拒馬器。排次面前。參列長鎗軍。篋筦軍。步伐整齊。可攻可守。寇或敗北。用騎兵追逐。輜重營隨後。且以北方兵性質木彊。應敵未靈。特調浙兵三千人。作為衝鋒。浙兵到了薊門。陳列郊外。適天大雨。由朝及暮。植立不敢動。邊兵見了。統是瞠目咋舌。以後始知有軍令。自繼光鎮邊數年。節制嚴明。器械犀利。無論什麼巨寇。都聞風遠避。不敢問津了。極寫繼光。寥寥數語。勝讀一部練兵實紀。復起

曹邦輔為兵部侍郎。與王遴等督禦宣府大同。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護陵寢。劉燾屯天津。守通州糧儲。總督王宗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管理餉運。彼此協力。邊境稍寧。

乃值韃靼部酋俺答為了色慾薰心。釀出一件蕭牆禍隙。遂令中國數十百年的寇患。從此洗心革面。歸服大明。這也是明朝中葉的幸事。鉅筆如椽。原來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

早年病歿。遺兒把漢那吉。年幼失怙。為俺答妻一克哈屯所育。哈屯一作哈敦。係韃靼汗妃名號。既而

長成為娶此吉女作配。因相貌醜劣。不愜夫意。嗣自聘漠爾都司女。漠爾都司即鄂爾多斯為蒙古部落。

之號三娘子。就是俺答長女所生。依名分上論來。是俺答的外孫女。娶作孫婦。到也輩

分相當

那事本未開三娘子受禍免補司之聘俺答聞其夫奪之別以

這位三娘子貌

美似花

彷彿一個塞外昭君天然嬌艷把漢那吉正為那艷麗動人所以再三央懇纔

得聘定至娶了過門滿望消受禁齋了卻相思滋味誰知為俺答所見竟艷羨的了不

得他想了一計只說孫婦須入見祖翁行盟饋禮把漢那吉不知有詐便令三娘子進

去三娘子自午前入謁到了晚間尚未出來

想是慢慢免的細

盟慢慢免的親饋那時把漢那吉等得煩

躁起來差人至俺答帳外探望毫無消息勿勿返報把漢那吉始知有異自去探聽意

欲闖入俺答內寢偏被那衛卒阻住不令入內把漢那吉氣憤不過想與衛卒鬪毆有

幾個帶笑帶勸道好了好了這塊肥羔兒已早入老大王口中了此時已經鎔化若硬

要他吐了出來也是沒味何若由他去喫別尋一個好羔兒罷

俺答奪佔孫婦不配用

中以調侃出之最為耐味把漢那吉聞了此語又是恨又是悔轉思此言亦似有禮況且雙手不敵

四拳平白地被毆死也不值得想到此處竟轉身趨出回到住所與部下阿力哥道

我祖奪我婦且以外孫女為妻大姦不如我不能再為他孫只好別尋生路了阿力哥

道到那裏去把漢那吉道不如去投降明朝中國素重禮義當不至有此滅倫呢

恐也難也

阿力哥奉命畧畧檢好行囊遂與把漢那吉及那吉原配比吉女夤夜出亡竟奔大同

叩關乞降大同巡撫方逢時轉報總督王崇古崇古以為可留命他收納部將諫阻道

一個孤豎何足重輕不如勿納為是。崇古道：這是奇貨可居。如何勿納？俺答若來索還，我有叛人趙全等尚在他處，可教他送來互易。否則因而撫納，如漢朝質子故例，令他招引舊部，寓居近塞。俺答老且死，伊子黃台吉不及乃父，我可命他出塞往抗台吉。彼為蚌鷸，我作漁人，豈非一條好計麼？計因甚善隨命一面收納降人，一面據實上奏。并申己意。廷議紛紛不決。獨高拱、張居正兩人以崇古所議很得控邊要策，力主照行。穆宗亦以為外人慕義，前來降順，應加優撫云云。於是授把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妻一克哈屯，恐中國誘殺愛孫，日夜與俺答吵鬧。俺答亦頗有悔心，遂糾衆十萬入寇明邊。王崇古飛檄各鎮嚴兵戒備。大衆堅壁清野，對侍俺答。俺答攻無可攻，掠無可掠，弄得進退兩難，不得已遣使請命。崇古命百戶鮑崇德往諭，令縛送趙全等人，與把漢那吉互換。鮑崇德素通蒙文，至俺答營。俺答踞坐相見，崇德從容入內，長揖不拜。俺答叱道：「何不下跪？」崇德道：「天朝大使來此通問，並沒有拜跪的禮儀。」況朝廷待爾孫甚厚，今無故稱兵，豈欲令爾孫速死麼？開口即述及乃孫足使俺答奪氣俺答道：「我孫把漢那吉果安在否？」崇德道：「朝廷已封他為指揮使，連阿力哥亦授為千戶。豈有不安之理？」俺答乃離座慰勞，并設酒款待。崇德暗中卻遣騎卒馳入大同，正待稟報巡撫。入候那吉，猛見那吉蟒衣貂帽，馳馬出來，氣度優閑，居然一個天朝命吏。想是逢時

持遣出來當下與騎卒說了數語。無非是抱怨祖父。懷念祖母等情。騎卒回報俺答。俺答感

愧交集。便語崇德道。我孫得授命官。足見上國隆情。但此孫幼孤。為祖母所撫育。祖母

時常繫念。所以籲請使歸。還望貴使替我轉報。崇德道。趙全等早至。令孫必使晚歸。俺

答喜甚。便屏退左右。密語崇德道。我不為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為王。統轄北方諸

部。我當約令稱臣。永不復叛。我死後。我子我孫。將必襲封。世世衣食中國。尚忍背德麼。

已被恩禮籠絡住了崇德道。大汗果有此心。謹當代為稟陳。想朝廷有意懷柔。斷不辜負好意。俺

答益加欣慰。遂與崇德餞行。入席時。折箭為誓道。我若食言。有如此箭。崇德亦答道。彼

此一致。各不食言。當下暢飲盡歡。方纔告別。俺答復遣使與崇德偕行。返謁崇古。崇古

亦厚待來使。願如前約。俺答乃誘執趙全等九人來歸。先是山西妖人呂鎮明。偕白蓮

妖術。謀為不軌。事敗伏誅。餘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等。逃歸俺答。駐紮邊外古豐州

地。號為板升。已而明邊百戶張文彥。游擊家丁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統往依附。有眾

萬人。因尊俺答為帝。全治第如王府。門前署着開化府三字。聲勢顯赫。且屢囑俺答入

寇於中取利。為虎作倀。全等之肉。其足食乎。至是俺答託詞進兵。誘令趙全等入見。全等欣然而來。不

圖一入大營。即被伏兵擒住。當由俺答遣眾數千。押趙全等至大同。王崇古亦發兵收

受。悉送闕下。鰲鳥入籠。暴虎投阱。還有什麼希望。只落得梟首分屍。變割以盡。此有這餘辜。

且不消細說了。惟把漢那吉有詔令歸。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婉諭道：你與祖父母總是一脈的至親。現既誠心要你歸去。你儘管前行。倘你祖再若虐待。我當發兵十萬替你問罪。我朝恩威及遠。近正與你祖議和。將來你國奉表通貢。往來不絕。你亦可順便來遊。何必怏怏呢？那吉聞言。不由的雙膝跪下。且感且泣道：天朝如此待我。總帥如此厚我。我非木石。死生相感。如或背德。願殛神明。北人不崇古親自扶起也。賜酒為餞。酒闌席散。那吉纔整裝辭行。孛婁偕歸。阿力哥亦隨同歸去。俺答見了那吉。到也不加詰責。依然照常相待。惟據住三娘子。仍不歸還。孛婁只遣使報謝。誓不犯邊。王崇古遂為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故事。二請許貢入京。比從前朵顏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匹。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觔。煉鐵五觔。洛鍋生粗每十觔煉鐵三觔。但准以敝易新。免他鑄為兵器。四請撫賞部中親族布疋米豆。散所部窮兵。僦居塞上。俾得隨時小市。穆宗覽奏。詔令廷臣集議。高拱張居正等請外示羈縻。內脩戰備。乃封俺答為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城。俺答弟昆都力。並其子辛愛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封把漢那吉為昭勇將軍。指揮如故。後來河套各部也求歸附。明廷一視同仁。分授官職。嗣是西塞諸夷。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約數十年。這且慢表。且說穆宗在位六年。一切政令。頗尚簡靜。內廷服食。亦從儉約。歲省帑項數萬金。惟簡

約有餘剛明不足所以輔政各臣互相傾軋門戶漸開寢成積弊

這是穆宗一生壞處

高拱張居

正起初還是莫逆交所議朝事彼此同心後來亦漸漸相離致啟怨隙

想總為權利起見

拱遂

薦用禮部尚書高儀入閣辦事無非欲隱植黨與擠排居正會隆慶六年閏三月穆宗

御皇極門忽然疾作還宮休養又過兩月政躬稍愈即出視朝政不料出宮登陞甫升

御座忽覺眼目昏黑幾乎跌下御座來幸兩旁侍衛左右扶掖纔得還宮自知疾不可

為亟召高拱張居正入內囑咐後事兩人趨至榻前穆宗只握定高拱右手歎語備至

居正在旁一眼也不正視嗣命兩人宿乾清門夜半病劇再召高拱張居正及高儀同

受顧命未幾駕崩享年三十六歲穆宗繼后陳氏無子且多疾病嘗居別宮隆慶二年

立李貴妃子翊鈞為太子五年復立翊鈞弟翊銘為潞王翊鈞幼頗聰慧六歲時見穆

宗馳馬宮中他即叩馬諫阻道陛下為天下主獨騎疾騁倘一銜極為之奈何

小時了了大末

佳穆宗愛他伶俐過人下馬慰勉即立為太子陳皇后在別宮太子隨貴妃往候起居

每晨過從很得皇后歡心后聞履聲嘗為強起取經書瑣問無不響答貴妃亦喜所以

后妃情好亦甚密切向無間言至是太子嗣位年纔十齡後來廟號神宗小子亦即以

神宗相稱詔命次年改元擬定萬曆二字這時候有個中官馮保久侍宮中頗得權力

本應依次輪着司禮監適高拱薦舉陳洪及孟冲保幾失位遂怨高拱獨張居正與他

相結。很是契合。當穆宗病重時。居正處分十餘事。均用密書示保。拱稍有聞。面詰居正。道密函中有什麼大事。國家要政。應由我輩作主。奈何付諸內監。居正聞言。不禁面頰發赤。勉強一笑罷了。確有些難為情到了穆宗宴駕。保詐傳遺詔。自稱與閣臣等同受顧

命。及神宗登極。百官朝賀。保竟升立御座旁。昂然自若。舉朝驚愕。只因新主登基。不便多說。朝賀禮成。保即奉旨掌司禮監。又督東廠事務。總兼內外。權欲逼人。拱以主上幼冲。應懲中官專政。遂毅然上疏請減輕司禮監權柄。又囑言官合疏攻保。自己擬旨斥逐。計算停當。即遣人走報居正。屬他從中出力。居正假意贊成。極口答應。暗地裏卻通

知馮保。令他設法自全。

居正為柱石大臣。誰意卻如此。巨測。

保聞言大懼。亟趨入李貴妃宮中。拜倒塵埃。

磕頭不絕。貴妃問為何事。保只磕頭不說話。待貴妃問了三五次。方流下兩行眼淚。嗚

嗚哭訴道。奴才被高閣老陷害。將加斥逐了。高閣老忿奴才掌司禮監。只知敬奉太后。

皇上。不去敬奉他們。所以嫉使言官攻訐奴才。高閣老擅自擬旨。將奴才驅逐。奴才雖

死不足惜。只奴才掌司禮監。係奉皇上持旨。高閣老如何可以變更。奴才不能侍奉太

后皇上。所以在此悲泣。請太后作主。保全蟻命。

無一字不中聽。

說到此處。又連磕了幾

個響頭。李貴妃怒道。高拱雖係先皇舊輔。究竟是個臣子。難道有這般專擅麼。保又道。高拱跋扈。朝右共知。只因他位尊勢厚。不敢奏劾。還請太后留意。貴妃點首道。你且退。

去我自自有法。保拭淚而退。越日召群臣入宮。傳宣兩宮特旨。高拱欣然直入。滿擬詔中必逐馮保。誰知詔旨頒下。並不是斥逐馮太監。乃是斥逐一個高大學士。正是

騎梁不成。

反輸一跌。

古語有言。

弄巧反拙。

高拱聞到此詔。不由的伏在地上。幾不能起。欲知高拱被逐與否。且至下回說明。

俺答恃趙全等為耳目。屢犯朔方。城狐社鼠。翦滅不易。設非把漢那吉。叩關請降。亦何自弭兵戢釁。而原其致此之由。則實自三娘子始。何來尤物。乃勝於中國十萬兵耶。且為韃靼計。亦未嘗無利。中外修和。交通貢市。彼此罷兵數十年。子子孫孫。均得安享榮華。寧非三娘子之賜。然則韃靼之有三娘子。幾成為奇人奇事。而高宗古之因利招徠。亦明季中之一大功臣也。穆宗在位六年。之善可紀。惟任用邊將。最稱得人。意者其亦天恤民艱。暫俾蘇息耶。至穆宗崩而神宗嗣。中官馮保又復得勢。內蠹復萌。外奸乘之。吾不能無治少亂多之嘆矣。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闖入深宮

賢法司力翻成案

卻說高拱入朝聽旨。跪伏之下。幾乎不能起身。看官。你道這旨中如何說法。由小子錄述如下。

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

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乃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悉自洗滌。竭忠報國。有蹈往轍典刑處之。

還有一樁觸目驚心的事件。這傳宣兩宮的詔旨。便是新任司禮監的馮保。高拱跪着下面。所聞所見。全出意料。真氣得三尸暴炸。七竅生煙。可奈朝儀尊重。不容放肆。那時情不能忍。又不敢不忍。遂致跪伏地上。險些兒暈了過去。至宣詔已畢。各大臣陸續起立。獨高拱尚匍伏在地。張居正不免驚疑。走近扶掖。拱方勉強起身。狼狽趨出。返入京寓。匆匆的收拾行李。僱了一乘牛車。裝載而去。居正與高儀上章乞留。居正馮保通同一氣。還要假惺惺。何有旨不許。嗣復為請馳驛歸籍。纔算照准。未幾高儀又歿。假公濟私的張江陵遂哀然為首輔了。先是居正入閣後。由吏部侍郎升任尚書。兼太子太傅。尋晉封少傅。至是又加授少師。高儀的遺缺。任了禮部尚書呂調陽。惟一切典禮。仍由居正規定。追諡先考為莊皇帝。廟號穆宗。又議將陳皇后及李貴妃。各上尊號。明制于天子新立。必尊母后為皇太后。若本身係妃嬪所出。生母亦得稱太后。惟嫡母應特加徽號。以示區別。是時太監馮保欲媚李貴妃。獨諷示居正。擬欲並尊。居正不便違慢。但令廷臣覆議。廷

臣只知趨承。樂得唯唯諾諾。那個敢來攔阻。當下尊陳后為仁聖皇太后。李貴妃為慈聖皇太后。仁聖居慈慶宮。慈聖居慈寧宮。居正請慈聖移居乾清宮。視帝起居。當蒙允准。慈聖太后馭帝頗嚴。每日五更。必至御寢。呼令起床。勅左右掖帝坐着。進水盥面。草供點。即令登輿御殿。朝罷入宮。帝或嬉游。不願讀書。必召使長跪。以此神宗非常敬畏。且與仁聖太后。始終親切。每遇神宗進謁。輒問往慈慶宮去未。所以神宗謁慈聖畢。必往謁仁聖。至外廷大事。一切倚任閣臣。未嘗干預。馮保雖承后眷。卻也不敢導帝為非。居正受后囑託。亦思整肅朝綱。不負倚畀。可見母后賢明。得使內外交儆。於是請開經筵。酌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并進帝鑑圖說。且在旁指陳大義。神宗頗喜聽聞。即命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等物。萬曆改元。命成國公朱希忠及張居正知經筵事。居正入直經筵。每在文華殿後。另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在直廬感病。神宗手調椒湯。親自賜飲。真所謂皇恩優渥。無微不至呢。是年元宵。用居正言。以大喪尚未經年。免張燈火。越日早朝。神宗正出乾清宮。突見一無鬚男子。神色倉忙。從甬道上疾趨而入。侍衛疑是宦官。問他入內何幹。那人不答。大眾一擁上前。將他拿住。搜索袖中。得利匕首一柄。即押至東廠。令司禮監馮保鞫訊。保即刻審問。供稱姓王名大臣。天下寧有自名王大臣者。其假可知。由總兵戚繼光部下來的。保問畢。將他收繫。即往報張居正。覆述供詞。居正道。戚總兵方握

南北軍忠誠可靠。想不至有意外情事。保遲疑未答。居正微笑道。我卻有一計在此。保問何計。居正附保耳低語道。足下生平所恨。非高氏麼。今可借這罪犯身上。除滅高氏。弼苦保大喜道。這計一行。宿恨可盡消了。還有宮監陳洪。也是我的對頭。從前高拱嘗薦為司禮。此番我亦要牽他在內。少師以為何如。居正道。這由足下自行裁奪便了。保稱謝而去。即令掃廁小卒。名叫辛儒。授他密言。往教罪犯王大臣。辛儒本是狡黠。趨入獄內。先與大臣婉語一番。嗣後備了酒食。與大臣對飲。漸漸的問他履歷。大臣時已被酒。便道。我本是戚帥部下。三屯營南兵。偶犯營規。被他杖革。流落京師。受了許多苦楚。默念生不如死。因闖入宮中。故意犯駕。我總教敵住戚總兵。他也必定得罪。戚要杖我。我就害戚。那時死也瞑目了。犯規被斥猶思報復且欲加戚逆案巨測極矣辛儒道。戚總兵為南北保障。未見得被你扳倒。你不過白喪了一條性命。我想你也是個好漢。何苦出此下策。目今恰有一個極好機會。不但你可脫罪。且得升官發財。你可願否。大臣聽到此言。不禁起立道。有這等好機會麼。我便行去。但不知計將安出。辛儒低聲道。你且坐着。我與你細講。大臣乃復坐下。側耳聽着。辛儒道。你但說是高相國拱差。你來行刺的。大臣搖首道。我與高相國無讎。如何扳他。不肯扳誣高相國如何怨誣戚總兵辛儒道。你這個人。煞是有些獸氣。高相國為皇太后皇上所恨。所以逐他回籍。就是大學士張居正。司禮監馮保。統是與高有隙。若

你扳倒了他。豈不是內外快心。得邀重賞麼。大臣道。據你說來。我為高相國所差。我既願受差使。豈不是先自坐罪麼。辛儒道。自首可以免罪。且此案由馮公審訊。馮公教我授你密計。你若照計而行。馮公自然替你轉圜呢。大臣聽至此處。不禁離座下拜道。此言果真。你是我重生父母哩。辛儒把他扶起。復與他暢飲數盃。便出獄報知馮保。保即提出大臣覆訊。大臣即一口咬定高拱。保不再細詰。即令辛儒送他還獄。并給大臣蟒袴一條。劍二柄。劍首都飾貓睛異寶。俟將來廷訊時。令說為高拱所贈。可作證據。并囑他不得改供。定畀你錦衣衛官職。且賞千金。否則要擄掠至死。切記勿忘。大臣自然唯唯聽命。馮保即據偽供上聞。且言內監陳洪亦有勾通消息。已逮入獄中。一面飭發緹騎。飛速至高拱里第。等回家僕數人。嚴刑脅供。居正亦上疏請詰主使。兩路夾攻高拱不死亦僅矣關得都下皆聞。人言藉藉。居正聞物議沸騰。心下恰也未安。私問吏部尚書楊博。博正色道。這事情節離奇。一或不慎。必興大獄。今上初登大寶。秉性聰明。公為首輔。應導皇上持平察物。馴至寬仁。況且高公雖愎。何至謀逆。天日在上。豈可無故誣人。居正被他說得羞慚。不由的面赤起來。勉強答了一二語。即歸私第。忽報大理寺少卿李幼孜到來。李與居正同鄉。當然接見。幼孜扶杖而入。居正便問道。足下曳杖來此。想係貴體違和。幼孜不待說畢。就接口道。抱病謁公。無非為着逆案。公若不為辨白。將來恐汙名青。

史哩。居正心中一動。勉強應道。我正為此事擔憂。何曾有心羅織。幼孜道。叨在同鄉。所以不憚苦口。還祈見諒。居正又敷衍數語。幼孜方纔別去。御史鍾繼英上疏。亦為高拱營救。暗中且指斥居正。居正不悅。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往見尚書楊博。道大獄將興。公應力諍。以全大體。博答道。我已勸告張相國了。守禮又道。今日衆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公奈何以己告為辭。須再去進陳。務免大獄方好哩。博乃道。我與公同去。何如。守禮欣然願行。遂偕至居正宅中。居正見二人到來。便開口道。東廠獄詞已具。俟同謀人到齊。便奏請處治了。守禮道。守禮何敢自附亂黨。但高公諒直。願以百口保他。居正默然不應。楊博亦插入道。願相公主持公議。保全元氣。東廠中人。寧有良心。倘林連衆多。後患何堪設想。居正仍坐在當地。不發一言。博與守禮。復歷數先朝政府。如何同心輔政。弼成郅治。到了夏言嚴嵩徐階高拱等人。互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為殷鑑。居正甚不耐煩。竟忿然道。兩公今日。以為我甘心高公麼。廠中揭帖具在。可試一觀。說至此。奮身入內。取廠中揭帖。出投博前。道。公請看來。與我有無干涉。全是意博從容取閱。從頭細瞧。但見帖中有二語云。大臣所供。歷歷有據。這歷歷有據四字。乃是從旁添入。默認字迹。實係居正手筆。偏露出馬脚來當下也不明說。惟嗤然一笑。又將揭帖放入袖中。居正見一笑有因。猛憶着有四字竄改。只好支吾說道。廠中人不明法理。故此代易數

字守禮道機密重情不即上聞豈可先自私議我兩人非敢說公甘心高氏但是目下

回天非仗公力不可

楊萬兩公可謂有心人不看出破綻仍用婉言不怕居正不承

居正至此無可推諉方揖謝道如

可挽回敢不力任但牽挽牛尾很覺費事如何可以善後呢楊博道公特不肯力任呢

如肯力任何難處置現惟得一有力世家與國家義同休戚便可託他統治了居正感

悟欣然道待我入內奏聞必有以報兩公兩人齊聲道這是最好的了造福故家留名

史策均在此舉哩說罷拱手告別居正送出兩人即入宮請獨對自保高拱無罪請特

委勳戚大臣澈底查究神宗乃命都督朱希孝左都御史葛守禮及馮保會審王大臣

希孝係戚國公朱希忠弟接了此旨忙與乃兄商議道那個奏聞皇上弄出這個難題

目要我去做一或失察恐宗祀都難保了說着掩面涕泣

正是庸愚希忠也惶急起來相對

哭着

一對飯桶不愧兄弟

哭了半晌還是希忠有點主意令希孝去問居正居正與語道不必

問我但去見吏部楊公自有方法希孝當即揖別往謁楊博且語且泣博笑道這不過

借公勳戚保全朝廷大體我等何忍以身家陷公希孝嗚咽道欲平反此獄總須搜查

確證方免讒言博人道這又何難當下與希孝密談數語希孝纔改憂為喜謝別而回

暗中恰遣了校尉先入獄中訊明刀劍來由大臣始不吐實經校尉威嚇婉誘方說由

宰儒繳來并將他指使改供事畧說一遍

是一個反覆無常的罪犯馮保也未免自誤

校尉復說道國家定

制入宮謀逆。法應滅族。奈何自願引罪。你不如吐實。或可減免。大臣悽然道。我實不知。辛儒說我持刀犯駕。罪坐大辟。因教我口供如此。不特免罪。且可富貴。誰知他竟是誑我呢。說至此。大哭不止。校尉反勸慰一番。始行覆命。適高氏家人已逮入京。希孝乃偕馮保。葛守禮三人。升廳會審。明朝故事。法司會審。須將本犯拷打一頓。叫作雜治。大臣上得法庭。馮保即命雜治。校尉走過。洗剥大臣衣服。大臣狂呼道。已經許我富貴。為何雜治我。校尉不理。將他撈掠過了。方推近公案跪下。希孝先命高氏家人。雜列校役中。問大臣道。你看兩旁校役。有無認識。大臣忍着痛。張目四瞧。並無熟人。便道。沒有認識。馮保即插嘴道。你敢犯駕。究係何人主使。從實供來。大臣瞪目道。是你差我的。保聞言大驚。勉強鎮定了神。復道。你不要瞎鬧。前時為何供稱高相國。大臣道。是你教我說的。我曉得什麼高相國。又證一句直使保無地自容保失色不語。希孝復問道。你的蟒袴刀劍。從何得來。大臣道。是馮家僕辛儒。交給我的。索性盡言保聽着這語。幾欲逃座。兩肩亂聳。態度倉皇。還是希孝瞧不過去。替保解圍道。休得亂道。朝廷的訊獄官。豈容你亂誣麼。遂命校尉將大臣還押。退堂罷訊。保踉蹌趨歸。暗想此案尷尬。倘大臣再有多言。我的性命也要丟去。便即遣心腹入獄。用生漆調酒。勸大臣飲下。大臣不知是計。一口飲訖。從此做了啞子。不能說話。此時宮內有一股太監。年已七十多歲。係資格最老的內侍。會與